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四十三回 劉豫興兵寇合肥

十二月，加升岳飛為檢校少保武昌郡開國公，仍賜衣服、金帶、銀盒茶藥並鞍馬。詔下鄂州，岳飛不敢受命，上表以辭。表曰：

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札子奏，臣伏蒙聖恩，除臣少保，臣已四具札子辭免。今月初十日伏奉詔旨不允，毋得再有陳請者。臣聞爵以馭其貴，祿以馭其富。爵祿者，人君馭天下英雄而使之貴富也，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。然名器假人，為《傳》所議；無功受祿，為《詩》所刺，則君不可以輕與，臣不可以妄受。臣性質樸魯，久叨寵榮，每懼滿盈，弗克負荷。若更無功輒受貪冒，臣賦分淺薄，竊恐別招譴責。伏望陛下憐臣勤懇，特降諭旨，追還恩命。

庶使臣稍安愚分，別效寸長，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。干冒斧鉞，臣不任戰慄俯伏，俟命至取進止。紹興六年正月十六日臣岳飛謹言。

岳飛復具表辭衣帶鞍馬。表曰：

臣岳飛札子奏：臣於紹興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，例賜臣袍服冠帶魚袋鞍馬。竊念臣一小寒微，遭遇宸眷之厚，近年累蒙賜金帶等物，今更循例錫予。在臣無能，實為過分。伏望睿慈特賜寢罷，庶使蠢愚不致冒濫，乾瀆天聽，臣不勝惶懼之至，取進止。紹興六年正月十六日臣岳飛謹言。

表進行在，朝廷不准。自是岳飛於鄂州操練軍士，措置糧料，欲圖復興之舉。其魏國夫人姚氏病篤，岳飛侍奉湯藥不離左右，致戎事無人統理，甚是憂慮。只得具表陳情，乞暇養親。

表曰：

太保臣岳飛札子奏：臣輒具危懇，仰瀆睿聰。臣近奉命收復襄漢，去家遠涉大月餘日。臣老母姚氏，年已七十，侵染疾病，連月未安，近復腿腳劇痛，起止艱難。別無兼侍，以奉湯藥，人子之心，實難安處。伏望聖慈察臣悃悃，無地窺避，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。將本軍人馬，暫委別官主管。候臣母稍安，依舊管乾戰事，恭聽驅策，結草銜環，擔圖報效。冒犯雷霆之威，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，取進止。紹興六年四月日臣岳飛謹言。

岳飛既具表文，遣人齎送行在。母之病日重一日，岳飛每夜焚香禱告天帝，乞願身代。是月，母魏國夫人姚氏以疾薨，岳飛哀戚過情，兩目皆腫，與妻子李氏，岳雲修辦喪事，一遵其禮。不待朝廷詔下，與子發母靈輜車而，赤腳步行，歸葬江州廬山之下。在於途間不避泥水，天氣炎熱。經過去處，官吏軍民而有願替扶持靈柩者，岳飛泣而謝之曰：「吾母懷我一身，更望誰替。」見者無不感傷。歸葬已畢，乃於墳側立草廬一所，同子守親之墓，晨昏一如生事禮儀。事聞朝廷，高宗命下，遣廷臣弔問禮。又敕江、鄂二州官府營辦喪事，比常例外賜加銀一千兩，絹一千疋，布五百疋，米五百石，送至墳所。岳飛不敢領受，仍具表以辭。表曰：草土臣岳飛狀奏：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札子二道。

奉聖旨：岳飛母魏國夫人姚氏身亡，已降指揮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兩疋，布米五百疋石，命戶部支給差人送去。所有葬事，令鄂州、江州協力措置施行。臣上荷聖恩，惟知感泣。臣今扶護母喪，已至江州瑞昌縣界營葬。臣以月俸之餘，粗足辦集。所有上件恩數並格外賻贈，伏望聖恩並賜寵罷，庶安愚分。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紹興六年四月二十日臣岳飛謹言。

岳飛累具奏力辭其賜，朝廷方准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大齊偽主劉豫探知岳飛因母喪守制廬山，密地訓調人馬，將有南侵之志。消息傳入臨安，高宗召廷臣議建都以防之。宣撫使張濬奏曰：「東南形勢，莫重於建康，實為中興根本。且使人主居此，則北望中原，常懷憤惕，不敢自暇自逸。今臨安僻居一隅，內則易生安肆，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，係中原之心。請陛下即幸之，以撫三軍而圖恢復，指日可成其功耳。」帝在遲疑間，尚書趙鼎建議以為：「平江都勝之會，便於漕運，陛下莫若都此，足能以制敵也。」帝從之，預備巡幸。遣張俊理兵盱眙，候迎車駕；以秦檜為行宮留守；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。

九月高宗大駕至平江府。劉豫知之，及聞張濬會諸將於江上，榜其罪逆，將進兵討之，恐懼。遣人告急於大金國主，請允出師南侵，而乞師救援。差人領表，迺至金國去訖。且說金主熙宗皇帝，自接位後頗勤政事，以黏沒喝、幹本、蒲盧虎並領三事省，國之大政，皆決於此三人。追其先祖函譜曰：「始祖烏魯曰德帝，跋海曰安帝，綏曰獻祖，烏古灑曰景祖，劼裡鉢曰世祖，頗刺叔曰肅宗，盈哥曰穆宗，烏雅東曰康宗，妣皆為皇后。復定景祖、世祖、太祖、太宗廟，皆不祧。自是國事日以就緒。忽報大齊遣使乞兵南侵，仍請救援本國。熙宗聞奏，召諸將相議之。蒲盧虎奏曰：「先帝所以立劉豫者，欲其開闢疆土，保守邊境，使我得安民息兵也。今劉豫進不能取南宋半寸之功，又不能守其疆境，兵連禍結，無有休期。陛下若又從其請，兵常勝則豫受其利，兵若敗則我受其弊。況前年因劉豫出師，嘗不利於江上矣，奈何更許之。」金主從其議，遂不許劉豫所請。使臣回見劉豫，備言金主不允乞師援兵之請。

劉豫於是與子劉麟商議簽鄉兵共得三十萬，號七十萬，分為三路南侵。遣劉麟率中路兵，由壽春取廬州以犯合肥。姪劉猷率東路兵取紫荊山，出渦口以攻定遠。孔彥舟率西路兵，取光州以攻六安。劉豫分遣以定，劉麟等各引兵南侵不提。

大金聞知劉豫兵起，差四太子兀朮帶領五萬人馬，屯黎陽以觀釁，朝廷聞此消息大懼。時張俊屯盱眙，楊沂中屯泗州，韓世忠屯楚州，岳飛屯鄂州，劉光世屯廬州，而沿江上下無兵。

趙鼎深以為憂，遣人以書報張濬，令其著張俊與楊沂中合兵以保合肥。張濬得趙鼎來書，深然之。乃遣楊沂中、張宗顏各引精兵五千，分道以御劉麟軍馬。且令沂中取濠州以與張俊兵合。

因謂沂中曰：「上待統制恩厚，正宜及時立功，以圖報效。」沂中曰：「朝廷事吾當與君任之，安敢以勞辭耶。」即引兵取廬州而去。張濬於軍中持調拒戰，會邊日急。張濬、劉光世羽書來報：「賊勢甚大，人馬精銳，吾軍難以迎敵，乞都督速宜措置。」張濬即差人以書戒張俊等曰：「反賊劉豫之兵，以逆犯順，若不剷除，何以立國，朝廷平日亦安用養兵哉。今日之事，有死戰無退保而已。」張俊與劉光世得張濬戒文，自相議曰：「盱眙、廬州二處，近逼賊敵，竟難以拒守，莫若具奏朝廷，乞召岳飛起復，前來一同御虜，使之獨當其鋒，庶可得退保。」劉光世曰：「此論甚高，即須具表奏知。」張俊修下表章，差人迺詣行在，奏知高宗。

高宗覽表，遇邊報劉麟進逼合肥，聲勢甚緊。帝慮張俊光世不足任，下詔令岳飛起復，以兵東下，而手札付濬，令張俊劉光世、楊沂中等引兵還保江。張濬聞知，上言：「若令俊等渡江，則無淮南。而長江之險，與賊共有。淮南之地，正所以屏蔽大江。如使賊得淮南，因糧就運以為家計，江南其可保乎。今正當合兵掩擊，可保必勝。若一有退意，則大事去矣。」

且岳飛一動，襄漢有驚，何以待乎？願朝廷勿專制於中，使諸將有所觀也。」帝見奏，手書報濬曰：「非卿識高慮遠，何以及此。今付卿以專任，沿邊將士如有不肯用命殺賊而退縮者，即便斬首示眾，然後奏聞。一應軍務，便宜行事，如朕親行。」張濬承上命宣佈各處將士知之，仍令楊沂中速進兵御賊。沂中引兵至濠州會劉光世，光世已舍廬州，將趨彩石。淮西大震。

濬聞之，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，論其眾曰：「若有一人渡江者，即斬以徇。」光世不得已還駐廬江，與張俊沂中兵相應。